

交公粮

● 孙利

小时候，整个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做梦，梦见妈妈大发慈悲，给我一角钱让我买根冰棍。除此之外，就是陪着爸爸去交公粮，跟着风吹日晒也是为了那根冰棍。

交公粮是麦收后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麦场的麦子刚晒过头遍，还没来得及装袋归仓，村中央白杨树上的喇叭就开始响起来。“哦啊、哦啊”试完话筒后，村主任开始喊话了：“全村社员注意啦！注意啦！交公粮的时间又到了，今年还是老样子，每人32.8公斤，社员们要积极响应，5天内交齐。”

天刚蒙蒙亮，村里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了。我家称足了粮食，只等着邻居过来，装上车一起赶路。交公粮的日子是集中的，四邻八村浩浩荡荡的交粮大军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，向粮站涌去。

天亮后，粮站的大门“吱呀吱呀”打开了。验粮的工作人员手里拎着明晃晃的钢叉，从第一户的公粮开始，依次往后，胡乱在粮袋子上扎来扎去，然后从空心的钢叉里拿出几粒麦子，放在嘴里使劲嚼，检验麦子是否合格。

叔叔大爷们在验粮的人面前低眉顺眼，一边递着烟，一边紧盯着他们的嘴，侧耳细听。听到嘎嘣嘎嘣的响声，叔叔大爷们才眉眼开笑。

公粮检验合格以后，交粮的车子才能驶进粮站大门。这个时候，大人们才长舒一口气，才想起用肩上的毛巾擦擦汗、喝上几口凉开水，也才想起我们这群孩子。

我们这群孩子抱着温暖的麦子香甜地睡了一路子，到了粮站才醒。起初我们不敢吱声，只老老实实地趴在驴车上。只有粮车进了粮站，叔叔大爷们高兴了，我们才敢跳下驴车，围着他们转来转去，闹个不停。大人们为了省心，会掏出一角钱让我们去买冰棍。并不是所有的大人都这么大方，有的会把孩子推开，躲到一边抽烟。拿到钱的孩子死死攥着拳头，一边跑，一边不断回头等着小朋友追过来；没有拿到钱的孩子，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开了。

交公粮的人太多，一等就是一整天。中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大地变成了一个大烤箱，驴粪蛋落在地上都能烤干。粮站附近没有大树，人们无处可乘凉，有时候会钻到驴车底下避一避，忍受

着驴粪蛋酸臭的味道。

过磅员光着膀子，头戴草帽，左手晃着一把扇子，右手扒拉着秤砣。

过完磅，叔叔大爷们再把粮食一袋袋装上驴车，拉到粮仓前。粮仓的门高高的，犹如巨兽张开的大嘴，一块厚厚的木板像一条长长的舌头从大嘴里伸出来，直达地面。人们要扛着百十斤重的粮袋子走过这条“舌头”，然后把麦子倒进“大嘴”里面。木板晃晃悠悠的，脚底下没根、腿又容易打颤的人肯定通不过。所以，倒粮食这个力气活具有很大的挑战，不仅考验着一个男人的力量和胆量，也关乎一个家庭的尊严。

我家的粮食都是爸爸扛，只见他一只手抓住粮袋口，另一只手托住粮袋的中间部位，一扭身，一袋粮食就老老实实在他肩膀上。爸爸一手掐腰一手扶着粮袋，稳稳地来到木板前，一只脚先试探着踩上去，另一只脚再借助木板的弹性紧跟而上。爸爸当过兵，脚底板很稳。随着木板的起伏，爸爸一深一浅地走着，就像耍杂技一样，没费多少力气就到了粮仓口，一侧身，粮袋就在他肩上滚下来了。

倒粮就像一场接力赛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这一场景让我联想到蚂蚁搬家。

看着大人们忙得焦头烂额，满身是汗，我们这帮孩子也不闲着，站在木板两旁使劲为自己的爸爸鼓掌加油，一样辛苦。

人驴情深

● 丁杰

在农村，不驯服的牲口挨主人的鞭打是很常见的事，我最怕遇见牲口挨打。主人一手抓住缰绳，一手抡起鞭子朝牲口狠狠抽去，他们抽一下，我的心就哆嗦一下，难受极了。幸好被鞭打的不是我家的毛驴。

这头仅有8个月的毛驴刚到我家时，父亲给它买的全套行头中，有一把崭新的竹制长鞭。父亲外表威严，行事严谨，脾气有时很暴躁，我们做错事情时，父亲动

辄就会严厉呵责，但从未鞭打过这头毛驴。父亲驾驭毛驴时虽然鞭不离手，但这鞭子不过是指引毛驴的指挥棒罢了。父亲在吆喝时，用鞭子轻轻一拍，点到为止，从不舍得狠打它。

我家毛驴很能干，有时邻居会借用。父亲把驴子交给别人时，总忘不了嘱咐一声：“这驴子听吆喝，不用打它哈。”

有一次，我家毛驴一大早就被本家的一位叔叔借去拉砖，吃过晚饭还没还回来。父亲坐立不安，几次三番去村口桥头上张望。毛驴被送回来时，父亲一摸，发现驴全身是汗，湿漉漉的，两侧辕处磨破了皮肉。父亲当即黑了脸，训斥这个和他一块玩大的本家兄弟：“明天别用这驴拉车了，我去给你拉车！”

逢秋过麦是毛驴最忙最累的时候，当毛驴从田里拉着满满一车小麦或者玉米回家时，父亲从来不舍得再坐在车上，即使再累也和毛驴并排走，他不忍心再给负重前行的毛驴添任何负担了。等把粮食卸在家中，再空车返回田里时，父亲才坐上车歇歇。

到了傍晚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即使再累，父亲都会扛着旧扫帚，牵着毛驴，找一块泥土松软的空地，放开缰绳让它打打滚、解解

乏。父亲蹲在一旁，默默地吸着烟，看着毛驴自由自在地打滚，尽情放松身体。毛驴在地上玩够了，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，父亲就用旧扫帚清扫它的皮毛。毛驴总是乖乖地站在那里，很是享受。扫完后，父亲扛着扫帚牵着毛驴，人和驴像两个亲密的老朋友，默契地走回家。

这个时候，母亲早已给毛驴的食槽里盛满了筛好的草料。母亲喂养毛驴很精心，用一个大竹筛子把草料中的尘土碎屑反复筛干净后才倒进驴槽。后来，我们姐弟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家务活，就是钻进草屋端出一筛子草料，仔细地筛给毛驴。毛驴特别累时，母亲就把玉米面或豆饼拌在筛干净的草料里犒劳它。逢年过节，母亲也总是变着花样给毛驴准备它爱吃的饲料，总是说毛驴也得过节啊。母亲从不让毛驴喝凉水，不厌其烦地用大锅把水温得刚刚好，倒进大盆里，加点盐，再撒点玉米面或者豆面，让毛驴美滋滋地畅饮。

这头毛驴在我们家十多年，已成为我们家庭中的重要一员。父亲对它如伙伴，母亲待它如孩子。对我们姐弟而言，它是可爱的玩伴，是无声的朋友，是我们回望那段岁月时永远绕不开的一个快乐而温暖的话题。

野兔

● 张明国

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那精灵般的跳跃——身形矫健、腾挪如飞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凤凰苑植物园风景秀丽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青草味道。我正悠闲地散步，突然发现一只精灵般的动物跳了出来。它是一只土黄色的兔子，竖着两只机警的大耳朵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环视着周围；它身材苗条、肌肉发达，跳跃动作快如闪电。眨眼的工夫，它便跑出几十米远。我追赶过去，想再多看一眼，可惜它已钻进灌木丛中无踪影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年中最幸福的事就是过春节。大年初一过后，除了串亲戚，老老少少撵兔子是最热闹的活动。冬天的鲁西平原，白茫茫一望无垠，村里有经验的长者带着一群闲得无聊的少年，沿着沟沟壕壕，寻找着草窝柴垛。他们高声呼喊，两指放到嘴边吹着口哨，有炮仗的放炮仗，尽力弄出各种声响惊动周围栖息的野兔。野兔受到惊吓，不知所措，起身奔跑。我们牵着笨拙矮挫的家狗群起而攻之。人跑得气喘吁吁，狗累得呼吸急促，但常常是看着脱兔远去的身影干瞪眼。人们总是埋怨兔子跑得太快，自己却没有武器，“要是把土枪就好了，抬枪就能击毙”。那种情景下，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了战场上的英雄。

20世纪80年代进城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追赶野兔了。农村的野兔也少了，想在城里看到更是奢望。

如今，生态环境变好了，多年不见的野兔又回到了我们身边，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像久别重逢的亲人。除了兔子，大自然中还有一群老朋友。颜色各异的鸟儿，在楼顶的铁架、窗前平台、通信电缆、房前树枝上，或独自栖息，或双双低语，或结伴飞舞，让我们眼前一亮、心情舒畅，幸福指数提高，更加向往美好。

我们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，自然就会呈现亮丽的风景。

乳白色的轻雾笼罩着整个荷塘，太阳透过芬芳的楝树照射在地上，形成道道光影。夏天就这样悄然而至。

偏居鲁西一隅，夏天的节奏是慢的，可以尽情地赏蔷薇、品荷花。

荷花是聊城的市花。在聊城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大都种有荷花。春天可观叶，夏季可赏花，秋季留得残荷听雨声。

聊城的荷花开得最美最盛的地方在东昌湖风景区。东昌湖西北角的水上，荷花清香四溢、凌波翠盖，金色的花蕊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游客站在岸边，轻嗅荷香，感受水城夏天独特的韵味。

荷花因其实用性走进人们的生活，又凭着优雅的风姿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。窗外绿树成荫、蝉鸣肆意，将大米与清水放入砂锅，待熟时，盖上荷叶，用文火焖至荷叶淡绿。室内有兰花初绽，桌上有一碗荷叶粥、一本厚厚的诗集，应该没有虚度这夏日光阴。

聊城有很多蔷薇和月季花。起初分不清楚哪些是蔷薇，哪些是月季花，后来才知道月季花为直立灌木，三至五片叶子，叶子平展光滑；蔷薇为攀援灌木，五至六片叶子，叶上面无毛，下面有绒毛。

我最喜欢小区的围墙，上面爬满了蔷薇，和围墙外熙熙攘攘的夜市组成了一幅市井生活画。小摊上摆满了红红绿绿的瓜果蔬菜，又大又圆、带着翠绿叶梗的许营西瓜，薄皮、细长如羊角的羊角蜜，都是本地特产，买回去放在冰水里浸泡一下，最是清凉，能提神、消暑。

晚饭后，月华初上，星子变幻，凉风微起，茂密的芦苇在风中轻舞。漫步在东昌湖边，周身舒畅，暑气全消。

赏了荷花赏蔷薇，尝了西瓜尝荷叶粥，在聊城，度过今年的夏天又盼明年的夏天，在时光里穿梭。

聊城的夏天

● 牛茜可